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九

道光二十年。庚子。十二月癸酉。

諭軍機大臣等。昨有旨派裕誠等查驗八旗礮位。並派祁俊藏璞運往天津安設。本日據裕誠等奏。選出合式礮三十二尊。計年內總可運至天津。著訥爾經額妥為安設。各海口有應行分撥之處。酌量要隘。分別布置。現已帶去礮甲二十名。並著揀派兵弁。隨同學習演放。如已精熟。即將礮甲交祁俊等帶同回京。儻一時尚未演試得力。即著於礮甲內酌留數名。俾資練習。

掌廣東道監察御史高人鑑奏。竊臣前奉

恩命。典試粵東。差旋至江西地方。遇見督臣琦善。詳詢𠸄夷在津

情形。該督極稱𠸄夷強橫。非中國所能敵。並稱此次若非設法善退。夷船早已直抵通州等語。臣思逆夷雖強。以閩廣各仗而言。大抵該夷受虧居多。何至竟不能敵。且該督身任大員。輒以懦怯之詞。輕宣諸口。惑人聽聞。尤屬何心。至天津距通三百餘里。每歲南糧。皆自楊村剝運。夷船吃水數倍糧艘。何以轉可直達。以該督久任畿輔。於天津海口情形。尤所熟悉。似不應言之如是。臣復於沿途察訪。風聞該督此咨。係為千總白含章所說。緣夷船駛至天津之時。該督因未有準備。意欲募集救火義兵。又皆畏懾不前。乃令營弁白含章前往說合。該弁本係無賴。便於口給。因欲

取悅夷人。以致結交該夷跟丁。互相戲謔。迨至稟覆該督。一味恫喝。聲言夷船每層安礮百餘門。每礮重數千斤。荒誕不實。而該督不加詳察。信以為真。遂至蠢爾小夷。視為勁敵。現聞該督已將白含章帶往粵東。此等無行之徒。損威失體。豈可令其身在戎行。臣又聞該督路過山東時。復帶有鮑鵬一名。其人前在廣東洋行生理。緣事經地方官查拏。浮海竄逸。雖習夷情。何知大體。況其不安本分。作奸犯科。業已敗露於前。何能補救於後。此次帶往粵東。一經信用。或至顧利忘義。別搆事端。思之尤為可慮。該督身膺委任。臣以為必先去此二人。而後耳目不為所蔽。庶可化恇怯而

生奮勉。彼逆夷桀驁之情。亦必漸可懾伏矣。

高人鑑又奏。再臣籍隸浙江。近接家信。知八月間

欽差大臣招募水勇。甫經團練。尋議資糧。旋即中止。該水勇等本係瀕海窮民。平時漁捕為業。值此海氛不靖。頓失生涯。聞自撤退之後。多在鎮海村落。乘機搶掠。騷擾居民。現欲令其歸業。苦於覓食無從。束以嚴刑。又慮生心外向。浙省如此。他省情形。亦概可知。則為目前安戰至計。莫若仍舊招充水勇。臣思沿海各省。額設水師。當此海防喫緊之時。彼此勢難兼顧。儻或竟須攻剿。本省防兵。必形單薄。若徵調鄰省陸路兵勇。究恐未能熟習水性。難期衝突風濤。惟有

仰求
皇上敕下各督撫將軍。先事籌議。招集團練。俾瀕海游民。皆歸行伍。不至流而為匪。以資寇兵。一俟海宇廓清。仍令各安故業。實為海疆無窮之福。

甲戌。

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查前因探聞定海夷衆。於十一月二十日以後。有操兵製器等事。適其時接准

欽差大臣琦善來函。以該夷在粵。語漸猖橫。夷目懿律。復託言因病回國。恐其潛回浙江。希圖占據。囑令留心防範。查因夷

情叵測。防範必宜謹嚴。當將前擬撤退未經起程各兵。仍行截留。會同提鎮嚴加防守。一面將備細情由。於十一月三十日。據實具奏在案。夸以夷情既有更變。則偵探更應嚴密。且懿律之果否回浙。尤為緊要關鍵。必須確切查明。庶粵省得以相機酌辦。遂選派精細兵目。前往密探。兹據該兵目等探明。懿律並未回浙。不特在彼居住之良民。俱未見其蹤跡。即為該夷所用之漢奸。亦均稱懿律實無折回之事。其該夷前次。將船內槍礮起運上岸。並示禁民間容留內地兵役。係因誤聞訛言。謂夸將欲出師襲擊。是以預為防禦。非因夷船回浙。另有變動之意。嗣該夷見夸並

未出師業已省悟防禦並不甚嚴縣城內外現止校場內設礮十二門間數日操演一次此外道頭沈家門竹山門等處並未設有礮位即其製造器械亦復時作時止又採得該夷於偽知縣加音之外復設有偽巡檢二員偽典史一員由來已久均不知其姓名等情督詳加詰問該兵目等所稟歷歷如繪伏查嘆律在粵省託詞回國係前月初七日之事浙省曾於二十日有夷船兩隻自粵駛回如果嘆律復行來浙勢必在此兩船之內迄今半月有餘雖該夷行蹤詭秘必不能日久隱諱且推其所以回浙之意無非欲圖占據則在定之夷衆自必始終戒備斷無復行疏

懈之理。今居民既毫無見聞。夷衆又漸疏防守。俱非懿律在浙情形。是所探該夷之並未潛回。似屬可信。而夷衆前次之忽修守備。係屬惑於訛言。非因粵省船回。輒有他意。可以類推。至現仍將攻守事宜。暗為部署。不敢因懿律探未回浙。及夷衆並無蠢動之情。稍存大意。以期有備無患。

伊里布又奏。再至於本月初一日。欽奉

上諭。劉韻珂奏探訪夷情一摺等因。欽此。查劉韻珂探聞各情。尚有不實不盡。至前准該撫鈔摺咨會。已將實在情形。於前月十六日。詳細具陳。並咨明琦善查照。至該撫摺內所稱。十月下旬。夷船在象山洋面游弈一摺。查定海夷船。自懿

律等赴粤之後。聞有數隻。在洋面停泊往來。非係汲取淡水。即屬購覓食物。不止一次。亦不僅在象山一處。督前亦奏明在案。督前月十六日陳奏之摺。於本月初四日欽奉

批回。並奉

上諭。咲夷詭譎異常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宸慮周詳。

先幾燭照。跳蹦之下。欽悚難名。伏查該夷居心詭詐。久為中外所知。本年選其凶頑。擾我定海。逆至天津稟訴。我

皇上恩施格外。飭令琦善暨督善為撫諭。該夷情雖恭順。終不肯歸地退兵。是其鬼蜮之心。顯然可見。督仰蒙

妥寄。董率師徒。惟望粵議有成。早安海嶠。亦惟恐夷情叵測。或起兵端。故自懿律等赴粵以來。未敢一日弛備。而前之所以撤遣兵勇。開放商漁船隻。則以揆機度勢。即使該夷萬一蠢動。我亦不宜出洋接戰。各路官兵。不過藉以巡防守衛。並非用以陷陣衝鋒。為數不在過多。若因夷船尚未盡退。將原調之兵。全留不遣。則此事何時完結。難以預期。需費既屬不貲。且使各處戍守空虛。無以彈壓地方。稽查匪類。亦有顧此失彼之慮。鄉勇水勇。所以濟兵力之不足。若兵已敷用。又何必借助於民。況為鄉勇之人。奸良不一。聚而不散。尤恐別滋事端。至浙省沿海貧民。多仰食於海洋。或

以捕魚為生。或以操舟為業。計其人數。累萬盈千。本年自六月封港。至於十月。幾及半年。漁艇商舟。盡皆拘留口內。此等窮蹙編戶。業已儲蓄蕩然。饑寒迫切。若不暫寬洋禁。令其出海謀生。則老弱者將轉於溝壑。情既可矜。凶暴者儻逞其強梁。事尤可慮。此等逐一躊躇。所以將江閩兩省客兵。及官紳之雇募鄉勇水勇。全數撤回遣散。並將本省官兵。酌量裁撤。又開港放令商漁船隻出入之緣由也。然海禁雖開。而沈江船隻。並未起去。商漁各船。皆駛於淺水之旁。夷船斷不能因而闖入。又專委文武。盤詰稽查。夷匪漢奸。皆難溷跡。其本省擬撤官兵。雖已定有數目。仍非即

時遣回。每隔四五日。酌退百十名。所以為期已歷月餘。撤兵止及其半。前月底接准
欽差大臣琦善來函。將即將撤而未去之兵。仍留防守。現在鎮海一帶。統計存兵尚有九千八百餘名。以之守禦。固屬萬無一失。即日後設有緩急。亦止須酌量增加。不必多所徵發。至於制勝之策。在嚴守不在力戰。而守備之用。則當以大礮摧彼之船。沙墩禦彼之礮。浙省礮位無多。業經奏請添鑄。一俟工竣。即當時令操演。以期施放有準。其沿海沙墩。久令各地方官分頭堆置。第因恐有淺薄卑矮。及日久坍毀之處。已委員前往。查勘整頓。並令測量口岸之大小。海

水之淺深。潮痕之高下。以為布置備禦之準。旁又因嚴守只能困敵。不能破敵。復籌及擾之之一策。可與守相輔而行。而所以擾之之法。則惟有多備小舟。多購柴草。乘其不備。使熟識海性之人。直至其泊船之處。縱火焚燒。足以燬其舟而殲其衆。即使所謀不遂。亦屬虧損無多。不致大有挫衄。較之陳師鞠旅。決勝於一戰者。稍有把握。凡此一切事宜。旁多係暗中籌辦。向各員面為指授。並不輕用文檄。蓋以機事不密則害成。恐稍露風聲。或為該夷所知。適以啟其疑畏。長其奸謀。有礙查辦之舉。預設備戒之方。故也。乃鎮海士民。不知諸事早有端緒。徒見兵勇逐漸撤回。

羣懷惶惑。前因咨稟赴郡城。安撫難民。遂訛言欲回兩江本任。具稟挽留。咨曲為慰諭。現在人心雖已漸安。流言尚難盡息。或稱夷人因我撤兵。將乘虛攻犯鎮海。或稱夷人被粵省擊敗。將移禍於浙江。前來滋擾。捕風捉影。變幻多端。而定海士民。則又不顧大局。惟急私仇。其往來傳播之詞。尤多失實。在鎮海則言夷人即將內犯。在定海又言咨不日出師。以致民心多為所搖。夷衆亦為所惑。實屬曉之無可曉。遏之無可遏。夫浙省民氣馴柔。且久享承平。不知兵革。今强寇突據城池。鎮海近接郡封。該士民念切身家。遂致多所驚恐。定海則身罹其害。尤屬痛甚剝膚。仰望救

擾。情形迫切。浮言之起。由於被禍之深。其情不但可原。而

實可憫。奴才駐劄鎮關。較撫臣劉韻珂及

欽差祁寯藻等見聞更切。探訪更真。每聞該夷蹂躪騷擾。為之食不下咽。寢不安席。故前此來該夷請釋俘酋。即令其交還定海。固以期粵省易於查辦。亦以期小民早獲安全。乃該夷堅不聽從。並有不肯赴粵之意。迨再三開導。該夷以定民捦拏夷眾為言。籲求示禁。因思該夷在浙逗留。則粵省無從查辦。定海難望退還。民間更無還定安集之日。不得已曲從所請。出示曉諭。曾經具摺陳明。示內聲明該夷如不向民間滋擾。民間亦不得輒向妄拏。是禁民即所以

禁夷。且一經出示。該夷即分船赴粵。留浙諸夷。亦漸就斂戢。則此示實不為無裨。而難民之紛紛內渡。由於海道已通。往來無礙。潛匿各嶴者。復入內地。初不繫乎告示之有無也。各難民先係紳士捐貲收養。嗣以人數較多。捐項已罄。經督函致撫臣。籌款賑恤。均無失所。其在鎮海者。因知夷人較前安靜。頗有回定之人。可以仰慰

宸懷。至各夷雖現無擾害閭閻之事。然爭奪鬭毆。亦難保其必無。此時粵議未定。寬猛兩無所施。督惟有妥為撫輯。鎮定民心。一面將攻守應辦事宜。乘時籌備。並俟撫臣到日。細與商酌。暗為措置。聽候粵信。分別辦理。以仰副

皇上諄諄誥誡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馳奏。探明夷目。並未旋浙。並定海情形一摺。此次夷目總律。雖無回浙之事。而定海城中。於偽知縣加音之外。設有偽巡檢典史等官。桀驁情形。灼然可見。該大臣將攻守事宜。暗為部署。期於有備無患。所辦甚合機宜。又另片奏酌撤客兵鄉勇水勇。及籌備防守事宜。覽奏均悉。前因琦善馳奏逆夷要求過甚。降旨由六百里諭令該大臣確探情形。相機剿辦。計此時當已接奉。現在定海城中。備防疏懈。著伊里布遵照前旨。確切偵探。遇有可乘之隙。即行剿辦。其遣散之鄉勇水勇。此時籌議攻勦。著該大臣體察情形。如有應行團練之

處。仍行團練。現在鎮海一帶。存兵九千八百餘名。自已足敷調遣。所奏多備小船。購買柴草。乘其不備。縱火焚燒一節。亦著該大臣隨時酌辦。並嚴禁沿海居民。接濟食物。訪有通夷漢奸。即著嚴密擒拏。該大臣務須計出萬全。一鼓作氣。以褫夷魄而伸

國威。勉之。望之。

著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本月十五日。准軍機大臣字寄。

奉

上諭。據琦善馳奏。暎夷要求過甚。現在籌辦情形一摺。逆夷求請不遂。難保不分投竄擾。著該督迅即親赴天津籌辦。惟添鑄礮位。尚須春暖開工。已有旨於京師運往三十餘尊。以備堵禦。

儻該逆夷船隻。復敢駛至天津等處。逼近口岸。即開放槍礮轟
擊。如投遞夷書。一概不准接收等因。欽此。竊臣正以添鑄大礮。
開工須時。誠恐緩不濟急。熟籌趕緊鑄辦。今蒙
賞發礮位三十餘尊。俾資堵禦。仰見
聖慮周詳。曷勝欽感。當即派員迎往前途。並傳知經由州縣。速備
車輛接運。一俟天津新礮造成。仍送京歸局。一面飛飭護
鎮陳金綬帶領本標兵三百名。先赴海口偵探駐守。查新
任宣化鎮總兵石生玉。秋間經前督臣委辦海防事宜。情
形熟習。昨因升任入都
陛見。臣已行文飭調。如尚未出京。應請

敕下該總兵迅速前來。協同防堵。臣即於十六日。由省起程。馳往
天津。遵
旨妥為籌備。所需防兵。現調省標五百名。正定鎮三百名。河間協
務關路各二百名。俱在槍礮隊中。揀選驍健之人。派弁管
帶。連各口原留兵丁。並募補新兵。以及該鎮帶往之兵。共
有二千餘名。足敷撥用。將來如尚須厚集兵力。容臣隨時
察看。再行添調。總期布置周密。相機妥辦。斷不敢稍涉冒
昧。其永平府屬一帶口岸。先經咨會提臣周悅勝。親往詳
查。並飭調開州協副將向榮。赴彼隨同辦理。該處各口。臨
榆最為要隘。此外小口。並港汊紛歧。凡有可以登岸路徑。

均須嚴防。已於山永三屯二協。就近撥兵五百名。現復飛
咨提臣查照七月內所調兵數。即在提標再調八百名。前
往扼要布置。
諭軍機大臣等。訥爾經額奏遵旨馳往天津妥為籌辦等語。天津
海口。本有鎮標兵丁。前恐不敷防禦。令該署督酌量調撥。玆據
奏稱。現在籌備所需防兵。著照所擬兵數。先調一半。派弁管帶。
迅速前往。其餘一半。著各該處預為籌備。該署督隨時體察情
形。酌量調撥。總期有備無患。毋致臨時周章。餘依議。再宣化鎮
總兵石生玉。現已飭令迅即前往。協同防堵。其宣化鎮總兵。著
訥爾經額遴委妥員署理。以便李廷揚來京請訓。

丙子。

欽差大臣大學士署兩廣總督琦善奏。竊照㖠夷要求過甚。情詞日迫。經奴才疊次具奏。前摺內雖聲請擬給貿易馬頭兩處。惟恐該夷貪得無厭。一經照覆。或又別生枝節。是以奴才故事磨難。（硃批。好。）先不告知。僅備文令其聽候。另行詳晰照覆。藉此延以時日。一面隨又探得咪唎㗎領事夷官。與該夷素稱莫逆。因說人囑其前往勸導。而該夷堅執不從。總注意在浙江之定海。江蘇之上海。求准（硃批。甚有識見。可嘉。）其往來貿易。且其詞氣甚屬傲慢。以打仗肆其恫喝。奴才遂酌調肇慶協兵五百名。令其馳赴虎門。並派委潮州鎮總兵李廷鈺。帶弁前往幫辦。

又酌調督標兵五百名。順德協兵三百名。增城營兵二百名。水師提標後營兵二百名。水師提標前營兵一百五十名。永靖營兵一百名。揀赴距省六十里之總路口。大濠頭沙尾獵德一帶。分別密防。並於大濠頭水口。填石沉船。藉以虛張聲勢。俾該夷知我有備。一面又備文向其詳加開導。惟查以該夷列條陳請。業已有允為奏辦之處。而其始終狡執。意欲何為。正在反覆疑慮間。適准浙江撫臣劉韻珂知會。探得該夷在定海築臺建廠。濬河開市。似欲久據等情。是該夷之求請江浙通商。其意已覦定定海。直欲查准為代奏。彼藉得常此往來舟山。既得舟山。則上海寧波。

亦即可因之窺伺。可見御史條陳。及前督臣林則徐具奏
夷書回粵。聲言該夷在定海。勢甚窮蹙。情甚不願之處。皆
屬假語誘人。傳言斷難輕信。至就此間情形而論。船礮不
堅。兵心不固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其自虎門至省城一百八十里。向所築之土臺。有
僅止容兵十餘人。或數十人。安礮數位者。設遇逆夷來勢
兇猛。衆寡既不相敵。難保不望而卻退。且其建設處所。亦
非扼要之地。甚至有水道中央。間遇山麓沙灘。亦皆建築
礮臺。勢處虛懸。四面受敵。即前督臣鄧廷楨林則徐所奏
鐵鍊一經大船碰撞。亦即斷折。未足抵禦。蓋緣歷任率皆

文臣。筆下。雖。佳。武。備。未。諳。現在水陸將士中。又絕少曾經戰陣之人。即水師提臣關天培。亦情面太軟。未足稱為驍將。而膂才識尤劣。到此未及一月。不但經費無出。且欲置造器械。訓練技藝。遴選人才。處處棘手。緩不濟急。現在該夷兵船。環聚虎門附近。且昨據陽江鎮稟報。該處洋面。亦有夷船遊奕。如武與之接仗。勝負兩難。蓋我師克勝。彼則退據定海。且於沿海蔓延滋擾。設再被其得志。猖獗更不堪設想。至如斷其水米之說。查粵海所在皆島。隨處可以取水。而澳門洋面。周圍一百餘里。除在船夷人不計外。該處華民萬餘家。西洋夷人數千家。通計不下二萬煙戶。若

將米糧斷絕。餬口無資。外寇未息。內患又起。勢必有所不
能。既不斷絕則該處華民。即皆私相授受。故從前所稱斷
其水米接濟。不過託諸空言。即疊獲勝仗。亦均不免粉飾。
奴才以現在方將鼓勵士氣之時。故前經附片密陳。聲請從
緩再奏。他如該夷志切通商。而代買代賣。頗不乏人。況現
在又於定海開市。並風聞有閩浙奸商。私載茶葉。由外洋
徑赴嘆夷馬頭新奇坡地方售賣者。是茶葉既未斷絕。不
足制其死命。而其此次帶兵之來。亦不專為求通貿易矣。
奴才因該夷義律。屢於接見委員時。將急欲打仗之說。諉之
弁兵。並稱奴才為彼查辦。是以從中攔阻等語。雖明知其說

詐之詞。而奴才即藉此以示羈縻。故屢次照覆文內。率多託詞。並有佯許為恭順之語。實則該夷狡黠情形。及奴才辦理原由。雖纖悉亦均據實奏明。蓋緣兵不厭詐。不過誘其就我範圍。並可無失體統。而此次回文。竊恐發與迅速。轉似我情急切。遂致意肆要挾。故甫於本月初三日發往。現在所期者。以業經允其償給洋銀。並准其代為奏懇

聖恩。俟繳（朱筆點句）還定海。另給貿易馬頭一處。如該夷再不恭順。則所允（朱筆[illegible]）亦全歸烏有。或於得失利害間。稍知審處。再福建廈門。與廣東接壤。由粵赴閩。必先由廈門經過。難保其不偷漏交易。故如奉

旨允准另給通商馬頭似應先儘廈門否則一處而仍如二處前

嚼咪唎㗎夷官往與面諭時已將如給馬頭擬在廈門答

由向其告知而咨文內仍未明言合並陳明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琦善奏籌辦㗎夷情形一摺覽奏均悉前

兩次由六百里諭知一切諒已欽遵辦理該大臣一面備文令

該夷聽候照覆一面酌調各兵分別密防甚有識見與朕意相

合該夷反覆鴟張即令暫時恭順亦不可恃惟有大加懲創方

可以讋夷魄而絕後患著琦善仍遵前旨厚集兵力用張天討

現在湖南四川貴州各兵想已陸續抵粵即可分布要隘乘機

痛勦不留餘孽至淡水食物必應斷絕該夷無可接濟不能久

持。自已不戰而潰。該大臣奏稱華夷私相授受。似難驟禁。著設法防範。但有可以禁止之處。即行籌畫辦理。朕不為遙制。切勿畏難苟安。致失機宜。所需軍費。無論地丁關稅。准該大臣酌量動用。作正開銷。儻有不敷。迅即奏聞請旨。現在定海一帶。早已飛諭伊里布等加意防守。即盛京等處各直省海口。亦已妥為防範。該大臣斷不必慮及粵省攻剿過甚。竄入他省。朕所望者。惟當計出萬全。謀定後動。一勞永逸。以靖海氛。其善體朕意。毋忽。

提督銜福建臺灣總兵達洪阿。按察使銜福建臺灣道姚瑩奏。竊臣等本年九月十六日。兩接督臣行知。以夷船沿

海騷摭。欽奉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七日

上諭。臺灣府準備事宜。在籍前任提督王得祿。最為熟悉。或有應行商酌之處。著即飛檄該鎮道與王得祿同心協力。以資保衛等因。欽此。又奉

上諭。臺灣孤懸海外。防堵事宜。尤應準備。著該督飛飭該鎮道等。遵奉前旨。與前任提督王得祿。同心協力。加意嚴防。毋稍疏懈等因。欽此。維時臣達洪阿。正在郡城。督防安平南路。臣姚瑩正在北路。籌備海口。當即恭疏

諭旨。移會前提臣王得祿遵奉外。伏思臺灣孤懸海外。南北道里綿長。口岸紛歧。防禦誠非易易。澎湖為臺廈中流鎖鑰。亦

屬嚴要之區。自粵東防夷以來。臣等慮夷船竄入臺洋。經
嚴督各廳縣營水師。守口文武員弁。修整礮臺。探量水勢。
分道防守。并奉督撫臣檄飭整備巡船礮位。實力巡防。該
夷船於本年六月間。屢至臺灣及澎湖外洋遊奕。臣等及
臺澎二協。立即封港。不許小舟竹筏出口。以杜奸民接濟。
一面督飭舟師。合力轟擊。旋皆竄去。幸無貽誤。均經報明
督撫在案。比因浙江定海失事。大兵雲集。一經擊敗。勢必
竄回閩洋。為其歸逕。且廈門亦有夷船滋擾。臺澎四面汪
洋。防範尤不可不嚴。前提臣王得祿。曾在粵洋。深悉夷情。
臣姚瑩函詢戰守機宜。據云。夷人船高礮烈。不宜輕與決

戰海上。應以嚴防口岸。密防內奸為先。與臣等意見相同。
當以郡城為根本重地。安平又為郡城門戶。關繫匪輕。北
路遙長。各處海口。更在在堪虞。臣等公同商酌。臣達洪阿
督同護安平水師副將江奕喜臺灣府知府熊一本辦理
郡城安平上下各口。並南路鳳山一帶各口。揀派舟師水
勇。添立礮墩。臣姚瑩於八月初六日。起程赴北路。直至雞
籠各海口。會同護北路副將關桂嘉義參將珊琳艋舺參
將邵鎮功。及各廳縣逐處履勘。添設礮墩巡船。雇募鄉勇
水勇。沿途傳見紳耆等。諭令團練壯勇。蓋臺地人心浮動。
遊民最多。無事之時。尚圖蠢動。茲值逆夷滋擾。宵小不免

生心。是攘外必先靖內。所有廳縣官及陸路弁兵。皆當照常彈壓地方。不可輕動。而水師兵少。不敷分撥。必須多雇鄉勇。既得防夷之用。亦可收養遊手。消其不靖之心。此臣等妥商辦理之原委也。臣姚瑩北路事竣。馳回郡城。料理一切。臣達洪阿屆年冬巡閱之期。先赴南路查辦。後即赴北路巡查。如此互出督防。南北兩路。可免顧此失彼之虞。茲復欽遵

聖諭。與王得祿同心協力。該提督本老成宿將。遇事相商。更臻妥協。統計現在勘辦臺灣郡城要口三處。曰安平大港白四草。曰國賽港。嘉義縣要口一處。曰樹苓湖。彰化縣要口一

處。曰番仔挖。即鹿港外口。淡水廳要口二處。曰滬尾。即八里坌口。曰大雞籠。噶瑪蘭界外一處。曰蘇澳。皆水勢寬深。其餘南北路次要小口九處。較為淺狹。鹿耳門昔稱天險。自道光二年來。已成淤廢。商船不能出入。故亦為次要。以上各口。共用弁兵三千四百八十一名。屯丁二百名。鄉勇二千一百六十名。水勇五百二十名。或配船堵防海口。或在礮墩守望。此皆常川駐防之師。其前提臣王得祿及諸廳縣自練鄉勇。往來巡查策應者。不在此數。又各莊總董頭人團練壯丁。自一二百名至七八百名不等。通計二廳四縣。團練壯勇一萬三千餘人。豫備一旦有警。半以守莊。

半出聽候調用。臣達洪阿仍統率自練精兵。及陸路各營將卒。蓄養精銳。以待臨時策應。至所築礮墩。厚皆一丈。長自十丈至三五十丈不等。高皆一丈。做照督臣麻袋貯沙之法。先以竹簍盛沙作墩。上堆麻袋為垛。墩外圍以粗大竹筒。筒長一丈。埋地五尺。其上五尺。竹節打通貯水。編連排插。夷礮雖猛。穿沙洞竹較難。見水亦可減力。更多備牛皮網紗棉被。隨時以避槍礮。臣達洪阿等於礮臺礮墩要隘之處。空寬一丈二尺。深一丈。濠溝百數十丈。製備釘筒釘板鉤連槍棍。六千四百餘件。鐵蒺藜十萬三千餘箇。竹籤十三萬二千餘枝。以防夷人登岸之用。至於火器。除大

小礮位擡礮擡槍鳥槍外。並多製火箭火罐。教令兵丁操

演嫻熟。其澎湖亦經委員籌帶經費。前往協同水師副將

詹功顯及該廳營認真防堵。臣等彼此熟商。復同前提臣

王得祿。相與講求。督率府廳縣營。辦理務期妥密。仰副

皇上垂念海外嚴疆之至意。

硃批。覽奏均悉。妥為防範。毋忽。

太常寺卿革職留任唐鑑奏。竊照逆夷夏間攻陷定海。並

於各省海口。往來窺伺。藉詞索償煙價。求通貿易。以掩其

干犯

天朝土地之罪。我

皇上如天之仁。慮赤子之傷痍。憐遠夷之無識。先與之以
恩德。
命欽差大臣琦善遄往粵東。統攬全局。細察機宜。蓋於撫剿之中。
求其盡美盡善也。而夷情無厭。逆志殊張。煙價可索。並煙
價外亦無不可索。貿易可求。並貿易外亦無不可求。肆其
梟心。何所底止。凡此情形。悉在
聖明洞燭之內。而琦善意主苟安。心殊畏縮。欲以調停天津之局。
為遷就粵東之方。狃其所見。幾謂前此之我兵拒戰者。均
屬可罪。今日之咲夷侮我者。亦皆可原。長叛國之驕志。生
漢奸之逆謀。由此侮慢不恭。夷書恐難入目。肆行無忌。夷

氣亦難驟消。則從事征勦。在所必至。惟兵貴嚴明。非素著
威名。難為主將。易所謂師貞丈人吉者。取九二之剛中正
也。如琦善中心疑怯。把握全無。既已氣餒於平時。安能決
勝於一日。且方與𠸄夷講煙價。議通商。周旋委折。既為所
暱。亦必為所輕。使為主將。以兵相臨。不獨敵心無所懾。即
兵氣亦不伸。用兵之道。雖有餌之以情。誘之以利者。從未
有示以調停。與以酬答。若琦善之全無威畧者也。今逆𠸄
儻知醒悟。仰體
大聖人覆幬之
深恩。即行退出外洋。則可無事矣。若必上勞

天討。粵東主將。關繫綦重。稱惟粵省地面。逆㖆之所素習。洋商廝役。漢奸之所潛藏。必得素著嚴明。為賊所憚者。整飭紀綱。聲罪致討。方足以埽逆夷之焰。方足以收沿海之功。

唐鑑又奏。再臣聞㖆夷前到天津。遣有兩通事上岸。與琦善傳話。一係紹興口音。一係本京口音。其為漢奸無疑。如此則本京亦恐有為之探聽消息者。是一切機宜。尤當密而又密。

丁丑。山海關副都統扎拉芬泰奏。本年十二月十一日。接准署直隸總督訥爾經額知會。欽奉

諭旨。此次㖆夷自浙回粵。更加傲慢。懿律向東駛去。該夷目託請

異常。難保不藉詞驕擾沿海各地方。特諭沿海各該將軍督撫等。務當隨時體察。嚴密防範。其平日得力之將弁。及應用之槍礮火藥等件。均當預為籌備。務使措置得宜。操練有準。前調各兵。雖已有撤回歸伍者。而本地防兵。為數亦復不少。尤當分布要隘。有備無患等因。欽此。奴才伏查山海關畿輔要地。距老龍頭八里。秦王島三十里之遙。口岸林立。一帆可達。雖有瞭防官兵十名二十名不等。止以傳報消息。設𠸄夷攏近口岸。倉猝之際。該官兵寡不敵眾。焉能抵敵。奴才籌酌至[illegible]。[illegible]於滿營揀派佐領防校四員。鳥槍兵六十名。分布老龍頭秦王島。兩海口要隘。留意偵察。瞭見夷船蹤影。一面馳報消

息。一面嚴密防範。并駐劄鎮城。如有急報。即馳赴海口。親
督官兵。相機妥辦。仍於官兵內先行挑備槍箭兵三百名。
並紅衣無敵子母等礮二十三位。火藥等件。以待攻剿。
諭軍機大臣等。扎拉芬泰奏派兵分布海口防範一摺。據奏撥派
官兵於老龍頭秦王島海口要隘偵察巡防。並豫備兵丁礮藥
等件。覽奏均悉。逆夷情形桀驁。沿海各口。均須嚴密防範。山海
關老龍頭等處。關繫緊要。著該副都統督率官兵。隨時哨探。加
意巡防。如瞭見夷船蹤影。應行開放槍礮。必度其地勢遠近。足
以相及。方行轟擊。無任混行施放。虛糜火藥。如其進口登岸。即
可奮力殲除。並著遴選將弁。預備槍礮。總期有備無患。毋致臨

時周章。是為至要。

戊寅。

盛京將軍耆英。副都統奕興。刑部侍郎栢葰。奉天府府尹呈麟奏。本年十二月初八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三日。奉

上諭。昨據琦善奏。𠹭夷回粵情形一摺。已降旨飭令籌度機宜。酌量辦理矣。該夷因斷絕貿易。貪利無厭。其始乞恩查辦。朕因該夷惟利是視。不值竭中國之財力。與之計較。故示以羈縻。原冀平其驕悍之氣。便可戢兵。乃現據琦善奏稱。此次𠹭夷。自浙回粵。更加傲慢等語。該夷包藏禍心。狡焉思逞。恐從此無厭之求。

並無底止。琦善面受機宜。現在自仍以開導為先。但恐事有變更。如有不得不攻剿之勢。則兵貴神速。不可稍有遷延。坐失事機。特此申諭琦善伊里布。並沿海各將軍督撫等。務當隨時體察。嚴密防範。琦善又奏稱。懿律即欲回國。並向東駛去等語。該夷目詭譎異常。難保不藉詞仍回浙省。並竄擾沿海各地方。著各該將軍督撫等。留意偵察。探有夷船。務察虛實。萬不可受其欺矇。致有僨事。至大吏責在守土。經此訓諭之後。自必倍加兢惕。無稍疏懈。儻有如定海失守者。則烏爾恭額前鑒具在。朕必不稍為寬貸也。將此各諭令知之。欽此。又於本月十二日。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七日。奉

上諭。本日據琦善奏。查探夷情。漸形迫切。現在籌辦。該夷兵船日
增。駛近虎門內有打夾鬼船二隻。訪係該夷陸路兵丁名色。此
係向來所無。其設心已可概見等語。著沿海各將軍督撫等。仍
遵前旨。加意操練。以期有備無患。毋得稍有疏虞。自干重咎等
因。欽此。仰見
皇上慎重海疆。思患預防之至意。奴才等悉心籌議。竊謂該夷素具
詭譎之性。已露桀驁之形。斷不敢因其遠在浙粵。輒思苟
且偷安。現當海口封凍之際。正宜先為籌備。其有必須臨
期調遣者。亦不敢稍涉張皇。伏查奉天所屬海口。分西南
兩路。擬將兩路各海口。責成錦州熊岳副都統督率稽察。

並札飭旗民地方官。各帶本處兵役練勇。防堵本處海口。
𡿨等仍隨時體察情形。如必須親往之時。立即親往督辦。
儻本處兵力較單。應調副城官兵協防者。亦即酌量飭調。
至兵勇所用戰具。總以火器為先。鳥槍雖便捷。其力不能
致遠。則礮位尤所當急。今冬復酌撥九尺七八尺五節礮
九門。分運西南兩路各海口。安設備用。以資捍衛。至奉天
海疆所屬。孤懸海外。島嶼共有六十餘處。勢難分兵防守。
應令各該旗民地方官。隨時剴切曉諭島嶼居民。務當各
固藩籬。雖兵力所不能兼顧者。亦不准稍涉疏忽。𡿨等惟
有慎之又慎。精益求精。以期仰副

聖主訓諭諄諄之至意。謹將現在應辦事宜。另繕條款清單。恭呈

御覽。

一各城旗兵。向係春秋二季操練。現當海防喫緊之際。未便仍循常例。所有省城及各城兵丁。即札飭該管官等勤習槍箭。試放礮位。以期嫻熟有準。遇有緩急。足資調遣。

一堅甲利兵。最為武備要務。八旗原有軍裝器械。歷年久遠。未必盡皆堅利。現在逐一查驗。認真修理。不徒求飾外觀。總期兵歸實用。

一團練鄉勇。在精而不在多。今各海口所募鄉勇。每百名設總頭目一人。副頭目二人。責令約束教演。該管各官。仍隨

時覲為操練。其所需鳥槍長槍順刀撓鉤等項器械。官為製給。事竣收回貯庫。

一火藥鉛子。為演習槍礮所必需。責成該旗民地方官。就近採辦。經委員秤驗後。方准按日動用。造冊呈報。

一凡海口扼要處所。必須深穵壕塹。增置高壘。以避矢石。至海口房舍多少不等。所有防海兵勇。即或不能盡住海口。亦不得離海過遠。平時總須一呼即至。有警即寸步不離。方足以重守禦。

一往來文報。必須迅速。西路海口。切近驛路。所有海防文報。俱可附驛馳遞。至緊要文報。限行時刻。如有任意遲延

者。即咨行

盛京兵部。將該驛丞嚴行查辦。南路海口。不通驛遞。飭令該地方官。每六十里設立臺站一處。馬匹草豆。均令寬為預備。凡應遞文報。不準稍遲。以重機務。

一各海口水面。必須聲息相通。飭令該旗民地方官。各按海口大小。酌量僱備船隻。將所僱船隻字號。船戶姓名。造冊呈報。以備差遣偵探應用。

一海口附近居民。責成該旗民地方官。認真訪察。毋為夷匪搶掠。尤當慎防其潛通夷匪。私為接應。遇有面生可疑之人。更宜加意盤詰。儻係通夷漢奸。立即嚴拏究辦。

一夷匪赴各島取用淡水。以口袋承接瀑布。灌注到船。百丈可通。頃刻盈艙。飭令該地方官親赴各島。將瀑布流泉或散其脈絡。或截令中斷。或使之伏流。勿使夷匪得灌注之便。其島內井眼。亦先運石堆於井旁。遇有夷匪前來取水。即將石塊填塞井眼。俾無水可取。以制其命。

一夷匪食物。首重牛羊。所有附近海濱地方。概不准牧放成羣牛羊。以啟夷匪覬覦之心。其海外島嶼居民。有牛羊之家。尤當令其早為收拾淨盡。勿慢藏以誨盜。

一凡島嶼有產柴薪處所。除本處居民日用所需。聽其酌留外。其近在海岸所生柴薪。概令砍伐焚燒。勿使留遺。以

資夷匪取用。

一奉天為產糧之區。而各省亦多仰給奉天。未便停止商販。以礙民食。惟現當海防喫緊之際。不容不嚴密稽察。飭令各海口地方官。驗明該商原領照票。核對相符。方准其裝載糧食。仍將所運糧食數目。及出洋日期。知會該原籍地方官。查收移覆。互相稽察。以杜接濟夷匪之弊。

硃批。無一條不中機宜。甚屬可嘉。勉力防守。

耆英又奏。再查各城兵丁。在本地防堵及調撥協防在三百里以內。俱不准重支糧餉。而鹽菜鍋火。餧養馬匹。不無所需。軍裝器械。亦應添補。以及團練鄉勇。日給飯食。打造

鳥槍長槍順刀撓鈎。逐日演放槍礮。所需火藥鉛子。例無開銷。西南兩路。沿海地面。千有餘里。在在皆關緊要。自春融以至封凍。為期甚久。統計費用。實屬浩繁。核之例案。均無開銷。萬不敢請動正項。亦不敢惜小費而誤大事。奴才等再四思維。公同商酌。所有應需各項。不得不暫為借墊。以資支發。擬請先由船規項下動用銀二萬兩。如有續支。仍在此款內借用。統俟防堵事竣。共計出借銀數若干。在將軍各副都統府尹及府廳州縣應領養廉銀兩項下。分年攤扣歸款。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預籌海防事宜一摺。據奏西南兩路。責

成錦州熊岳副都統。督率稽察。並酌備槍礮。曉諭島民。又單開事宜十二條。甚合機宜。可嘉之至。均著照所議辦理。惟槍礮施放。必期有準。著該將軍嚴飭海口弁兵。遇有夷船駛至。度其地勢遠近。足以相及。方許合力轟擊。儻該夷進口登岸。即著堵截痛勦。務使一鼓殲除。其各島大小不一。或可歸併遷移之處。著酌量籌辦。總須嚴斷接濟夷船。是為至要。另片奏借用船規銀兩。攤扣養廉歸款等語。此項應需銀兩。著准其作正開銷。毋庸攤扣。仍著該將軍撙節估計。覈實支放。毋許稍有冒濫。

山東巡撫托渾布奏。臣於本月初六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據琦善奏㖊夷自浙回粵更加傲慢該夷包藏禍心狡焉思逞從此無厭之求益無底止如有不得不攻勦之勢則兵貴神速不可稍有遷延坐失事機特此申諭各督撫等隨時體察嚴密防範其平日得力之將弁及應用之槍礮火藥均當預為籌備探有夷船務察虛實萬不可受其欺矇致有僨事等因欽此

仰見我

皇上聖謨深遠燭照無遺至意伏思自古禦戎之策必先內修戰備而後可以外示恩威此次㖊夷自天津南旋豺狼野心誠難測度故臣於登州府防兵雖經裁撤而沿海要隘仍咨行鎮道嚴密

巡防。并乘此暇豫。添製軍火。驗造礮位。繕修城垣。訓練將
士。先後將辦理情形。節次奏
聞在案。繼又思該夷雖有大船。而重洋遠隔。必不能多貯資糧。今
秋甫抵天津。即以薪水告匱。四處購求。計無所出。儻再冒
險北來。其勢非沿海擄掠。不能久持。東省海島。有薪水可
採之處甚多。且又孤懸海外。不能處處設防。此時遽議遷
徙。竊恐事涉張皇。而先期無備。倉猝賊來。島民之所有。即
為賊匪之所資。臣雖密囑該管官。分派妥員。先以編查保
甲為名。將各島戶口廬井。分晰清查。計人數之多寡。預籌
經費。分飭該地方官。相度隙地。搭蓋草房。設聞賊警。即將

各島居民。與所有生產悉數內徙。妥為安插。并將島上各井。掘斷泉脈。填平井口。使夷匪無所擄掠。待其窮困。因可一鼓成擒。此外沿海港汊。可以扼守之處。亦經委員逐段勘度。何處可以分設伏兵。何處可以暗藏槍礮。繪圖存記。設遇夷匪復至。以重兵鎮守要隘。而於此等偏僻港汊。偃旗息鼓。外示無備。夷匪缺乏薪水。海島無可擄掠。必思由此僻路。傍岸掺搶。誘之登岸。猶易殲擒。東洋礁石甚險。觸及船底。立時破損。今秋夷船即因誤碰礁石。以致沈溺。此非生長該處。熟諳海道情形。不能倉猝探測。臣已分飭地方官。招募沿海水手。逐處探試。暗為記認。如遇夷船。則以

小舟誘敵。使之追觸礁石。一經撞破船底。則兵不血刃。而賊無生還。至於環海攻擊。宜用大礮。憑城固守。宜用撞礮。

臣前因臨清濟甯等州。有三千斤大礮。先經挑選八位。運往登州。現在該二州尚有舊存之礮。斤數較重。亦經臣委員前往試驗。擇其堪用者。燒洗修整。續行撥運。似較新造礮位。事易而費省。其登州鎮各營。現貯撞礮。不敷應用。又經臣等籌款。分飭該鎮水陸十營。并省標三營。共添製撞礮一百三十位。現據陸續趕造。委員詣驗。并飭相度形勢預為安置。以備不虞。凡此籌畫經營。皆臣于夷船既去之後。與所屬文武各員。殫精竭慮。外察敵情。內審形勢。為此

思患預防之計。益蒙
聖明垂注殷殷。謹將數月來密籌情形。縷析陳奏。此外尚有未盡之策。容臣再行會督鎮道。相度機宜。隨時悉心辦理。總期熟籌于無事之前。應變於臨敵之際。上伸
國威。下盡職守。以仰副
聖主諄諄誥誡至意。
硃批。所奏是。務遵節次所頒諭旨。妥為防備。勿失機宜。
己卯。署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臣於十九日在天津途次。
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奉
上諭。昨有旨派裕誠等查驗八旗礮位。並派祁儁藏壞運往天津

安設。本日據裕誠奏。選出合式礮三十二尊。計年內總可運至天津。著訥爾經額妥為安設。各海口有應行分撥之處。酌量要隘。分別布置。現已帶去礮甲二十名。並著揀派兵弁。隨同學習演放。如已精熟。即將礮甲交祁俊等帶同回京。儻一時尚未演試得力。即著於礮甲內酌留數名。俾資練習。欽此。臣現復飭令前派迎護之委員等妥為協濟。一俟到日。即當酌量要隘分別安設。並揀派兵弁。隨同學習演放。如一時未能演試得力。即遵旨於礮甲內酌留數名。俾資練習。又同日復准字寄。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八日。奉

上諭。訥爾經額奏遵旨馳往天津。妥為籌備等語。天津海口。本有
鎮標兵丁。前恐不敷防禦。令該署督酌量調撥。茲據奏稱。現在
籌備所需防兵。著照所擬兵數。先調一半。派弁管帶。迅速前往。
其餘一半。著各該處預為籌備。該署督隨時體察情形。酌量調
撥。總期有備無患。毋致臨時周章。餘依議。再宣化鎮總兵。著訥
爾經額遴委妥員署理。以便李廷揚來京請訓。欽此。查㗆夷於
本年七月間。駕船來津。在直隸。奉天。山東。洋面。往返遊弈。
窺探各處海口。出入路徑。若此時復敢北來。非如前此之
茫昧者可比。其要隘處所。固當妥派弁兵駐守。即向無舟
楫通行之偏僻港汊。亦應派兵防守。茲奉

諭旨先調一半。進即將已到之八百三十名。同原留兵丁。分撥各口。及偏僻港汊。妥為布置。其未到一半。均飭截留歸伍。容再體察情形。酌量調撥。以期有備無患。至永平府一帶口岸。袤延寬廣。港汊紛歧。而臨榆尤為山海關要隘。前已調派提標兵八百名。山永三屯二協兵五百三十名。分撥駐守。並經臣奏明咨會提臣周悅勝。親往布置在案。現接提臣來函。以古北口地方緊要。未敢擅離。臣思山海關一帶。密邇

盛京。極關緊要。西至豐潤三百餘里。海口計有七處。而沿海沙灘。寬則百餘里。近亦數十里。人煙稀少。可以登岸之處

甚多。該夷既增有打夾鬼船。係屬陸路兵丁名色。則防堵
尤宜周密。因該提臣久歷戎行。熟悉軍務。是以奏明令其
親指各處。相度形勢。妥為布置防範。計往返不過半月。即
可回任。似於古北口亦無虞窒礙。可否
教令提臣周悅勝親往查辦之處。伏候
聖裁。再宣化鎮總兵石生玉已於二十一日抵津。當即飭赴北塘
海口駐防。其宣化鎮總兵篆務。臣已委獨石口副將吉星
保就近署理。以便尋廷㮊進京請
訓。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訥爾經額奏。遵旨調兵防守要隘等語。著

該署督即協同山海關副都統扎拉芬泰。相度地方情形。於山海關各要隘。預為布置。隨時哨探。加意巡防。如瞭見夷船蹤影。應行開放槍礮。必度其地勢遠近。足以相及。方行轟擊。此次所撥八旗礮位。應已陸續運到。著督同總兵石生玉。陳金綬。酌量要隘。妥為安設。揀派弁兵。隨同礮甲學習。演放有準。以期得力。
古北口地方。亦屬緊要。周悅勝著無庸前赴天津。
庚辰。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裕謙奏。竊臣接據沿海各營縣稟報。江蘇洋面。近雖安靜。而查探定海夷船。時有往來。
且在定海地方。操演兵技。情有可疑。正在探訪間。接准
欽差大臣伊里布咨會。夷目懿律。在廣東省託言回國。將會議事

佈。諭之義律。而義律言詞強橫。又欲在甯波貿易。十一月
二十日。有夷船兩隻。自粵回定。將已經搬運下船之礮械。
仍行運至岸上。操兵製械。設守甚嚴。恐懿律潛回定海。稽
圖占據。各行一體密防等因。核與江蘇營縣所禀相符。臣
查義律不過該國一貿易領事之人。與中國洋行相等。何
能議事。懿律曾否潛回。雖不可必。而似此種種可惡可疑。
自應嚴益加嚴。密為預備。且該夷占據定海。已逾半年。遊
奕各洋。亦將周徧。沿海之險要。雖未必能得其詳備。而沿
海之奸民。實難保無被其誘脅。設有反覆。則以熟悉路徑
之漢奸。導引狡詐之夷人。其情殊不可測。江蘇洋面與定

海吡連崇明既孤懸海外。上海為通商馬頭。寶山又為出
入門户。在在皆關緊要。不敢因冬令水涸。有天險可恃。該
夷現亦並未蠢動。稍行鬆懈。查防守寶山之奇兵營兵。甫
經撤退。未便再令折回。以致僕僕道途。張皇驚擾。臣業已
飛咨提臣陳化成。酌量情形。妥為辦理。一面將江甯將軍
臣佈勒亨在江甯滿營城内。搜獲二千五百斤大礮三位。
又蘇州省城。查出四千餘斤大礮一位。一併撥解吳淞海
口。擇要安設。仍先飭委候補知府黃冕。兼程前往寶山。隨
同提臣經理彈壓。以為固守海口。控制崇明之計。臣仍確
探粵浙兩省情形。或往蘇州。或赴上海寶山。相機辦理。惟

上海地方。尚有徐州鎮標官兵七百名。現係護理徐州鎮

總兵事參將繼倫管帶。恐不足以資彈壓。可否請

旨敕下新任徐州鎮總兵王志元。迅速前來。以專責成而昭慎重。

諭內閣。新任江南徐州鎮總兵王志元。無論行抵何處。著即馳驛

速赴新任。

裕謙又奏。竊查營中軍器。莫利於槍礮。臣前在寶山上海

一帶。督辦防堵。將各項槍礮。逐一試驗。除大礮一項。應行

擇要安設。鎮守一方外。其餘各項槍礮。雖皆可以取攜自

如。而求其簡便神速。又能致遠。可助大礮之所不能者。惟

擡礮最為得力。擡礮中又惟盤螺蝍做法一項。尤為堅利。

回省後晤江寧將軍臣佈勒亨。詢知江寧駐防旗營。新製擡礮四十桿。皆係盤螺螄做法。其施放之法。與綠營微有不同。綠營每礮一桿。需用礮手三名。旗營每礮一桿。止用礮手二名。臣又會同佈勒亨閱看演試。便捷更勝於綠營。致遠相等。且能有準。是擡礮中之精益求精者也。必應多為製造。飭發練習。庶足以資捍衛。臣現在會同將軍臣佈勒亨。雇覓巧匠。隨同現在旗營製造擡礮匠工。在江寧省城設局。先造擡礮六十桿。分撥各佐領下以資操演。仍遴委署臣標中軍副將馮萬青署江寧城守尉協副將豐伸泰監督接續製造一千桿。分發京口 旗營。及江蘇省水陸

各營視營分之大小定桿數之多寡。
硃批所辦甚好務收實效勉之

裕謙又奏再臣先准
欽差大臣伊里布知會欽奉
上諭前據裕謙奏查明江蘇沿海口岸舊存礮位不足以資抵禦
請添鑄自三千斤至八千斤大礮數十位建造礮臺分口排立
當交兵部議奏茲據奏稱此項礮位既經籌議添鑄必須工堅
料實先事預謀等語著伊里布於浙江事竣後親赴江蘇沿海
地方詳察情形妥議具奏等因欽此旋又准伊里布知會此項
礮位應由臣先行覓匠鑄造所有經費即於商捐備賞項

下動用。儻江蘇實無工匠可覓。浙省現有礮將數名。與鑄
大礮。俟工竣再令至蘇開鑄等因。臣查浙省於本年六月
間。即覓有礮匠吳通海一名。來蘇採買鐵斤。鑄礮不能如
式。現在又准浙江撫臣劉韻珂。委員來蘇買鐵。尚未運回。
即使所鑄之礮。盡能合用。而計其工竣。又需數月。勢難緩
待。臣採聞閩省所鑄七八千斤大礮。演放頗能致遠。臣已
飛咨兼署閩浙督臣吳文鎔。雇募前在閩省鑄礮匠工數
名。即日前來興辦。以期迅速。

硃批。好。

辛巳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裕謙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

字寄。奉

上諭。御史蔡家玕奏籌制㖡夷事宜一摺。該夷目等現在廣東聽候查辦。尚屬恭順。毋庸遽議剿擊。所有該御史籌議各條。著暫為存記。儻將來事有變更。再行體察情形。如各條內有可採擇之處。酌量妥為辦理。原摺著鈔給閱看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虛懷採納。籌備幾先之至意。臣維制勝之道。不外制剋二字。該御史所陳各條。是以小船制其大船。以攻近之鳥槍。制其致遠之大礮。以火攻剋其水戰。以斧鑿剋其舟楫。而又縱反間之計。以毒制毒。洵皆兵家要訣。臣於本年夏秋間。皆曾預備試行。節次奏明在案。然皆沿海防堵。使其不敢

侵犯之計。而非驅除醜類之謀也。臣愚以為該夷果能聽

受

訓諭。納還定海。固可毋庸剿辦。設有變更。兵貴神速。必當先謀收復定海。使之容身無地。水米無資。沿海各省。復以制烈之法。相機堵禦。則該夷欲進不能。欲守無藉。雖船堅礮利。無能為役矣。說者謂定海孤懸海中。其占據已逾半年。若欲收復。必將與之海上交鋒。是以我之短。試彼之長。殊非善策。不知定海周圍三百餘里。該夷止據空城。不過一隅中之一隅。數里外皆不為其所有。定海之西境。有名岑港。小港環錯。大船不能入。形勢環拱。有險可守。登岸甚難。由岑

港至縣城。隔有西嶴等山。可以隨時相機。出奇掩擊。其地山徑陡窄。有一夫當關之勢。為可戰可守之地。前明倭寇據港堅守。官兵攻之。逾年不克。

國初亦有據港以叛者。載在志乘。班班可考。由此觀之。岑港之形勢。實為定海全境第一險要之地。幸該夷不識地利。又艱於登陟。拙於行步。不敢離城離船。故雖近在咫尺。不能併據。但得精兵數千。乘夜渡海。先據岑港。再行分兵守險。出其不意。昏夜掩襲。黎明即收兵回嶴。每夜輒聲東擊西。使彼晝夜不得休息。不出旬日。彼必棄城而遁。毋庸與之海上交鋒也。且官兵移駐定海。相機進剿。有可以無慮

者四。有不可緩待者六。臣請更詳言之。定海縣城之後。衆山環峙。如白嶴采和嶴童嶴檄欖嶴馬嶴曉峰嶺東西北三面。皆可結營屯兵。不必僅聚岑港一處。我兵居高臨下。易於擊剿。而彼不能仰攻。進可圖克復。退可以自守。此可以無慮者一也。該夷大礮不能登山施放。夷刀不能遠剿。夷人腰硬腿直。一擊即倒。我兵矛矢擊剿。趫捷如飛。用我所長。攻彼所短。此可無慮者二也。定海山外港汊有淺有礁。夷船不能盡到。而漁船則處處可到。官兵既渡。文報不至難通。此可無慮者三也。內地昆亭。大畧新碶。蠏浦等處。現在漁船之往來定海者。皆繞山斜渡。由山後各口登岸。

若官兵乘夜潛渡。一潮可達。不致阻礙。此可無慮者四也。現在西北風司令。我之沿邊口岸。悉占上風。夷人既畏天寒。又虞水淺。是以不敢蠢動。俟至春夏之交。東南風發潮水交盈。彼勢既張。更恐懿律之託言歸國。屆時又勾結夷船。聯艅而來。則我失天時。便形棘手。此不可緩待者一也。定海各嶴。收割未久。有糧可就。不患阻我餉道。是以我官兵駐我土地。遲則地利人和。兩失所恃。此不可緩待者二也。各嶴居民。除逃回內地外。尚不下十數萬人。並未從逆。苦夷人之騷擾。望官兵如雲霓。從民所望。勇氣百倍。不獨未逃者恃以無恐。即已逃者亦可復歸故土。既壯軍威。又

免難民之踵至。此不可緩待者三也。該夷在定海出示。定
價買糧。勒令送入城中。致我遲久不顧。則該處民人。被其
迫脅。儲蓄皆為彼有。此不可緩待者四也。現在各渡口漁
船。照常往來。易於渡兵。如再遲延。誠恐夷人將各漁船脅
從。則我兵無船可渡。此不可緩待者五也。定海鎮標兵丁
之散在各縣者。雖經
欽差大臣陸續招集。而自懷疑懼。不敢投回者。仍尚不少。我兵既
渡。下令招安。此等散兵。一呼可集。用功不如用過。未有不
感恩思奮者。較之徵調客兵。更為得力。遲則該兵等別無
恆產。若不從逆。必將流而為盜。此不可緩待者六也。臣從

事半年。揆度時勢。確探情形。審思熟慮。竊謂各省皆可議守。而浙江必應議戰。且必應速戰。蓋浙江不戰。則定海不復。定海不復。則該處未殺牲畜。恣其擄掠。供其用度。不虞缺乏。彼既據為飲食之源。我即無斷其接濟之法。又荼毒良民。誘集奸匪。耽延愈久。夷勢愈眾。迨至潮水旺盛。彼更時出兵船。遊奕於沿海各省。乘間滋擾。反客為主。轉勞為逸。益寡為眾。我則老師糜餉。處處防堵。時時戒嚴。商賈阻滯。士民驚擾。決非久長之計。臣明知江浙脣齒相依。江蘇洋面。平衍散漫。設守之難。倍於浙省。該夷一經浙省擊敗。必豕突江蘇。為困獸之鬬。以圖一逞。然彼之銳氣既挫。我

則以靜待動。練勇厲兵。堅守口岸。再多用小船。以擊其杉
板船隻。杜其水米接濟。似尚可以為力。何敢畏難緘默。致
誤事機。至該夷均係貿易圖利之人。原無掠地爭城之志。
不過逞其獷詐。要求通商。若於我軍已振。彼氣已懾之後。
畏
威之命。再行仰懇
天恩。網開一面。庶該夷知感知畏。不敢復萌故智。則海疆永靖。實
億萬年無疆之福。總之此等犬羊之輩。使之知畏易。使之
知感難。且非使之知畏。更難使之知感。臣愚昧之見。可否
請

旨。教下

欽差大臣伊里布。浙江撫臣劉韻珂。會同體察情形。妥速辦理之

處。伏候

聖裁。

硃批。所奏不為無見。已有旨諭知伊里布矣。

裕謙又奏。再臣前據沿海營縣探報定海情形。並准浙江

欽差大臣伊里布知會。當將預行籌備緣由。恭摺具奏在案。茲承

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三日。奉

上諭。昨據琦善奏。英夷回粤情形一摺。該夷因斷貿易。貪利無厭。

其始乞恩查辦。朕因該夷惟利是視。不值竭中國之財力。與之

計較。故示以羈縻。原冀平其驕悍之氣。便可戢兵。乃現據琦善奏稱此次𠸄夷自浙回粵。更加傲慢等語。該夷包藏禍心。狡焉思逞。如有不得不攻剿之勢。則兵貴神速。不可稍有遷延。坐失事機。特此申諭琦善伊里布。並沿海各將軍督撫等。務當隨時體察。嚴密防範。其平日得力之將弁。及應用之槍礮火藥等件。均當預為籌備。務使措置得宜。操練有準。前調各兵。雖已有撤回歸伍者。而本地防兵。為數亦復不少。尤當分布要隘。有備無患。琦善又奏稱。懿律即欲回國。並向東駛去等語。該夷目詭譎異常。難保不藉詞仍回浙省。並騷擾沿海各地方。著各該將軍督撫等。留意偵察。探有夷船。務察虛實。萬不可受其欺朦。致有

僨事。至大吏責在守土。經此次訓諭之後。自必倍加兢惕。毋稍疏懈。儻有如定海失守者。則烏爾恭額前鑒具在。朕必不稍爲寬貸也。懍之。等因。欽此。臣查英夷性貪詐。得步必思進步。定海一日不復。即沿海地方一日不能解嚴。其防堵之法。必須先據地利。尤須防其大礮。江蘇之最爲險要者。莫如崇明寶山上海三處。而洋面地勢。皆係平衍散漫。無險可據。惟崇明城外。舊有土城一道。土城之外。又有濠溝。寶山縣沿海皆有海塘。海塘之內。又有順塘河一道。因年久失於修濬。崇明之土城。既多殘缺。濠溝業已壅塞。寶山之順塘河。亦間段淺阻。臣前已嚴飭地方官。乘此農隙之時。趕緊集夫。

將崇明之濠溝。寶山之順塘河挑濬深通。即以挑出之土。修築土城。加高海塘。既可藏兵避礮。成居高臨下之勢。又可以通水利。現又專委經理寶山上海防堵事宜之候補知府黃冕。經理崇明防堵事宜之丹徒縣知縣王德茂。會同地方官。迅速辦理。務期於春前。一律挑築深固。其上海一處。祗有於吳淞海口。多安礮位。嚴行把守。並彈壓口內閩廣水手。使之為我所用。別無險要可據。臣仍確探定海情形。設有變更。即馳往督辦。斷不敢稍有鬆懈。

硃批。所辦甚好。勉之。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裕謙奏夷情詭詐。現為豫備一摺。據奏江蘇

洋面。毗連定海。崇明既孤懸海外。上海為通商馬頭。寶山為出入門戶。該署督現將礮位撥解海口。擇要安設。並派員固守海口。控制崇明。仍確探廣東浙江情形。或往蘇州。或赴上海寶山。相機妥辦。著照議妥為辦理。徐州鎮總兵王志元。已明降諭旨。令其馳驛速赴新任矣。逆夷遊弈無定。該署督嚴飭沿海弁兵。隨時偵探。加意巡防。瞭見夷船蹤影。應行開放槍礮。必度其地勢遠近。足以相及。方可合力轟擊。儻竟進口登岸。即四面堵截。痛加勦洗。查有通夷漢奸。導引路徑。接濟水米。嚴拏務獲。盡法懲辦。本日又據裕謙奏審度制勝之謀一摺。所奏不為無見。已鈔給伊里布閱看。令其酌量情形辦理矣。至江浙脣齒相依。該

夷經浙省擊敗。游弈江蘇海口。所奏多用小船擊其杉板船隻。並杜絕接濟等語。又另片奏修築土城。加高海塘。並於吳淞海口多安礮位。把守彈壓。所辦均妥。著即妥速籌備。

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奴才於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七日。奉

上諭。本日據琦善奏㖆夷情形。漸就迫切等語。已降旨飭令一面羈絆。一面豫備攻勦。並飭湖南四川貴州三省。共備兵四千名。聽候調遣。兼諭令各沿海將軍督撫嚴加防範矣。該夷肆求無厭。難以理喻。匪特地方不能給與尺寸貿易。即煙價亦不可允

給分毫。今絕其冀倖。必生覬覦。定海夷船未退。該夷藉為負嵎。或竟擾及甯波一帶地方。不可不急為防範。著伊里布嚴飭將弁。加意防堵。儻竟怙惡不悛。侵犯口岸。著即痛加攻勦。無稍示弱等因。欽此。查該夷在粵。種種違犯。要求無厭。其狂悖情形。實堪髮指。必應痛加勦戮。以張撻伐之威。而折驕橫之氣。該夷兵船。現多聚於粵省。固當由粵先行攻勦。但定海現為該夷占據。粵省一經進勦。勢必折至浙洋。逞兇肆擾。即因粵省羈絆。不能旋返。而留浙夷眾。一聞警信。難保不即時蠢動。且該夷因據定海為巢穴。故敢妄肆鴟張。是欲求制敵之端。宜先籌克城之策。一切機宜。自應預為部署。該夷

船堅礮利。固不宜冒昧出洋。輕於嘗試。然遇有可乘之隙。亦應隨時進剿。不便坐失事機。儻潛師出擊。竟能克復城池。殲除醜類。固足大伸

天討。即或不能一舉成功。但得時獲勝仗。亦足增粵省之威。懾該夷之膽。於事不為無濟。惟是浙省現在鎮海一帶。防兵不過萬人。口岸紛歧。僅敷守衛。可以抽撥者。為數無多。且兵氣柔脆。亦難為折衝之用。奴才輾轉思維。並與撫提諸臣詳細熟籌。惟有添調鄰省勁兵。庶可以備攻勦而資進取。

皇上現飭湖南四川貴州三省。備兵四千名。應留為粵省之用。不便飭令來浙。此外鄰近之江蘇福建等省。均有應守海口。

難以飭調。江西贛州鎮兵。素稱精銳。惟該處壤接廣東。誠
恐粵省兵不敷用。或須就近添調。亦未便遽行調取。惟查
安徽之壽春鎮。湖北之提標。竹山協。湖南之鎮筸鎮。乾州
協等處。官兵均屬勁勇。相應仰懇
聖恩。俯准在安徽調兵一千二百名。湖北調兵一千八百名。湖南
調兵一千名。
敕下各該督撫選派曾經出師之鎮將備弁。統領來浙。又犇差遣
安用。再犇前將江蘇狼山鎮總兵謝朝恩。京口協副將林
明瑞。平望營都司曾得勝。候補知府黃冕。試用通判孫達
堯等。隨帶來浙後。又將因公赴蘇之安徽候補知縣陸獻

等。調至浙省差委。追夷船分半赴粵。浙省事務較稀。已將該員等分別飭回。惟謝朝恩因留在寧波府城彈壓。尚未起程。茲又籌備攻勦。浙省文武各員。俱不敷任使。著仍將該員等檄調前來。並調常州營遊擊封耀祖至浙委用。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馳奏請調各省官兵一摺。已由六百里飛飭安徽湖北湖南照數調撥矣。其前已飭回之文武各員。除謝朝恩留浙彈壓外。其林明瑞曾得勝黃冕孫逢堯陸獻封耀祖。均著准其調赴鎮海差遣委用。本日又據裕謙奏審度制勝之謀一摺。據奏定海之西境。有嶴名岑港。為定海全境第一險要之地。該夷不識地利。不能併據。應以精兵先據岑港。再

行分兵守險。聲東擊西。又條陳可以無慮者四。不可緩待者六。並言各省皆可議守。浙江必應速戰等語。所奏均不為無見。著伊里布體察情形。按照摺內所指各條。相機妥速辦理。該大臣係朕特簡大員。受恩深重。必能公忠體國。敵愾奏功。斷不可稍存彼此之見。致誤事機。原摺著抄給閱看。

又

諭。本日據伊里布馳奏。請調各省官兵一摺。著裕泰。吳其濬。於湖北之提標竹山協調兵一千八百名。湖南之鎮箪鎮乾州協調兵一千名。選派曾經出師之鎮將備弁。統領迅速赴浙。聽候伊里布分派調遣。並嚴飭帶兵各員。沿途妥為約束。毋許稍有滋

擾。以靖地方。

又

諭。本日據伊里布馳奏請調各省官兵一摺。著裕謙程楙采。於安徽之壽春鎮調兵一千二百名。選派曾經出師之鎮將備弁。迅速統領赴浙。交伊里布差委調遣。並嚴飭帶兵之員。沿途毋許滋擾。以靖地方。將此各諭令知之。

癸未。

欽差大臣大學士署兩廣總督琦善奏。竊奴才前於本月初四日。將故事磨難嘆夷。祇准代奏籲懇一處貿易馬頭。於初三日發給回文等情。恭摺密奏後。隨於是日接據該夷來文。聲

言如不允所求。將欲於初四日子時以後。肆其猖獗。其時目尚在未接奴才回文之前。迨至本月初八日。復接該夷初六日發來回文。聲請奴才前往澳門。或於他處與其面譚。及其餘種種情節。奴才查該夷文內。既有或能照依奴才文辦。祇給一港。與屬寄居之議。尚得辦結等語。何以又必待面譚。窺測其意。難保非竟欲求請定海。自知難於詞達。因此求見。奴才如因該夷聲請。遽准親往澳門。不獨無此體制。且現在如欲前往。既未便率帶多兵。激之使疑。而該夷狼子野心。設因不遂所欲。中懷叵測。轉恐有傷大體。然又未便令其前來。致令乘機帶兵前進。是以又復備文。將其餘情節。

詳加駁斥開導。至該夷文後所稱內地多人。當必與之交易。買賣日盛一日等語。自係事所或有。可見漢奸偏野。詳為告語。內地情形。皆其洞悉。此時轉未便與其置論。即各省水師之廢弛。船礮之不可靠。亦必其所深知。是以敢於橫行。益肆要挾。殊覺剛柔兩難。督惟有竭盡心力。不憚艱脫唇焦。或堪智取術馭。如此次回文去後。該夷或漸近醒悟。或止於虛詞恫喝。及施放空礮等情。固斷不敢虛來實往。致令釁自我開。儻敢直擊口門。衝突前進。亦必無坐視之理。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琦善奏。據嘆夷回文。及照覆等情一摺。

該夷所求無厭。日肆猖獗。若非痛剿示威。恐貽後患。朕屢次由六百里諭示機宜。諒於接到後欽遵辦理。前調湖南四川貴州兵四千。飭赴廣東。以為聲援。計應陸續趕到。著琦善即相機進剿。各處緊要口隘。仍須分兵防守。毋稍疏虞。惟調撥各兵。皆係習慣陸路。恐於水戰不甚得力。廣東為濱海之區。無業游民。類多凋水捕魚。深諳水性。著該大臣懸賞招募。示以恩信。如有能捦獲夷目。擊破夷船者。即將船內貨物。悉數分給。該水勇等利得重賞。自不為夷所誘。而為我所用。庶於哨探攻擊。均能得力。至於激勵士卒。加之勸懲。全在該大臣體察情形。酌量辦理。又恐廣東兵力單弱。已降旨飭令裕謙。錢寶琛。揀選南贛鎮兵二

干。以備徵調。如果兵不敷用。即一面飛調應援。一面具奏。該夷欲約琦善前赴澳門面議。該大臣未允所請。頗有識見。國體不失。庶國威可張。勉建殊勳。用副朕望。

又

諭。現據琦善疊次馳奏。暎夷情形詭詐。已降旨令乘機痛剿。著裕謙錢寶琛即於江西南贛鎮選調精兵二千名。派委曾經出師之鎮將備弁統領。一俟琦善徵調。迅速管帶前赴廣東。聽候差遣。並嚴飭帶兵之員。沿途毋許滋擾。

琦善又奏。再奴才正在繕摺間。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九日。奉

上諭。本日據劉韻珂奏採訪定海夷情一摺。著琦善即將各情詰
問該夷。因何若此反覆等因。欽此。查該夷回粵後。情詞反覆狡
展。意在定海。並前日接准浙江撫臣劉韻珂知會。均經參
將一切情形。疊次據實馳奏在案。總之夷情詭詐反覆。是
其故態。而我之所以馭之者。亦必處處留有餘地。斷未可
盡情直告。該夷目前在浙江時。向伊里布詢得奉
旨戰兵實情。並知自其回粵後。裁減防兵。該夷既得我底蘊。減兵
則聲勢單弱。是以屢次以打仗肆其恫喝。即原奏所稱象
山洋面。瞭見夷船之處。正恐此外似此情形。尚復不少。蓋
一則藉此窺探。一則并圖私售貨物。誠如

聖諭夷情詭詐畢在意中此時務惟有竭盡愚誠曲折駕馭

硃批知道了